

刘忠军:医疗资源的分配 需要从根本制度上调整

(上接第1版)

3月13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及脊柱外科研究所所长刘忠军做客新华网客厅,就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话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时下,医院中常常出现这样一个相悖的情形:大医院“一号难求”,基层乡村的医疗院所门可罗雀。与此同时,医学院刚刚毕业的学生却还在竭尽全力地想“挤”进那些大医院,国家的医疗资源愈加趋于不平衡。

“医学生毕业以后是直接分配到某一家医院直接行医,他的水平怎么得到病人的认可?”刘忠军表示,如果经过几年的实践,病人还不能认可他,当然病人

都涌到大医院去就医。他分析,我们的医生培训体系不健全,需要从根本制度上进行调整。他建议,应当吸取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从体制上消除障碍。“欧美发达国家的医院每一个医生都经过严格培训,质量是很高的,病人就很信任这些医生,没必要舍近求远到大医院去。”刘忠军介绍,在那些国家不存在大医院和小医院,只是工作性质不一样,大医院更多的是进行学术研究,疑难杂症的治疗,常见病都是在其他级别的医院完成的,和国内目前的状况不一样。

(原文链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lh/2015-03/13/c_127578821.htm)

陈仲强:青年医生的流失 值得反思

(上接第1版)

3月6日上午,在政协医卫小组讨论后,央广网记者独家采访到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院长陈仲强。

关于青年医生培养,陈仲强认为,青年医生的培养需要很长的周期,每个阶段培训的目标内容需要明确的鉴定,才能落实。“在每个阶段每个时期得到他应有的锻炼,医生不能拔苗助长,扎扎实实打好基础”。

陈仲强说:“目前,青年医生的流失这是值得反思的,有什么能比恢复健康,恢复生命更有价值呢?这是对医生的工作理念产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变化是根据最近一、二十年来医患纠纷不断

加剧,医生得不到尊重,收入水平下降和工作负担加重,有的人希望,工作体面,收入高,受尊重,医生的工作是非常紧张、休息时间少,不断的更新知识,但医生追求的价值,是患者的康复,当他康复时,我们从中感到愉快和成就感。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不是他自身追求的,但当整个社会都是对医务工作者不尊重,医患纠纷医生利益得不到保障,整个收入与工作价值不相符时,会导致优秀人才不愿进入行业领域,学成后也不愿从事医疗。”

(原文链接:央广网 http://www.cnr.cn/2014jkd/jkryw/20150306/t20150306_517908570.shtml)

高炜:拿专业护士当护工用有点浪费

(上接第1版)

人民政协报记者报道,“在不少医院,大量非技术性护理工作挤占了护士的工作时间,口腔护理、洗头、擦浴、拍床铺单等基础护理或生活护理占用了经过专门培训的护士大量的时间,使得护士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患者沟通,也不能及时掌握患者的病情变

化。”全国政协委员高炜在医院工作,深知护士“不够用”和“人未尽其才”的现状,她建议规范分级护理,建立三级医院护理员制度。

高炜告诉记者,护士的离职率也越来越高。以上海市为例,三甲医院护士每年的流失率高达20%。离职的护理人员中,高学历的护士更为明显,多数

因为他们在学校接受了多年的专业化的教育,很多为大专、本科或研究生学历,而在实际工作中却从事了大量的基础性护理工作,自身的价值得不到充分的体现。

为此,高炜建议,开展三级甲等医院护理员使用及需求调研,并依据调研结果,组织专家分析并制定三级医

院护理员的配置及使用标准,建立三级医院护理员使用制度;构建三级医院护理员培训平台,护理员持证上岗。护理员主要负责患者的生活护理和简单护理,不需要设立过高的门槛,但鉴于医疗护理有其行业的特殊性,为保证患者安全,应建立护理员培训平台;优化医保覆盖范围,承担患者部分护理服务费用。

(原文链接:人民政协网 <http://www.cpecc.gov.cn/zxww/2015/03/13/AR.T11426207374743899.shtml>)

【编者按】

3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CCTV13)“两会”品牌栏目《见证履职》播出了人大代表谈创新。针对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的“创新”,代表们进行了热烈讨论。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科委主任阎傲霜,全国人大代表、北医三院骨科主任刘忠军分别在发言中以3D打印在审批流程中遇到的瓶颈为例,提出了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一些困惑。

为什么无论是在小组会上,还是在人民大会堂对中外记者开放的全国会上,刘忠军代表发言时都要手持一个3D打印的颈椎模型?

为什么作为著名的脊柱外科专家,每当提到科技创新,提到3D打印话题,他都会激情澎湃、执着不倦?

为什么脊柱外科3D临床观察项目,即使历经两年有余,即使完成了世界首例应用3D打印技术人工定制椎体治疗裂椎椎体恶性肿瘤,即使术后半年患者恢复良好,这项技术也不能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成果?

为什么刘忠军团队早已领先世界完成了临床观察,结果报告已交付审批,他们的研究文章也在国际期刊上领先发表,然而目前审批还在路上?

为什么与此同时,在德国,在美国,在韩国……,即使有些起步比我们晚,但已经应用于临床,甚至某些产品已经上市?

为什么……

或许,在2015年2月16日出版的《中国人大》第四期中,我们可以为这些“为什么”找到答案。

2015年的腊八节,几乎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临近中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刘忠军终于挤出些空闲,这是他一周中排得满满的手术、查房等工作之外唯一可以稍稍松口气的时间。为了这次采访,记者曾多次联系,最终才见缝插针敲定了这个时段。

与冷空气形成反差的是,这一天的北医三院,门诊大厅内、楼道中、各个科室门前人头攒动,操着各地口音的病患和他们的家属在热气腾腾的环境中焦躁地捱着这一天。据统计,2014年北医三院的接诊量超过400万人次,居北京三甲医院之首,而且这种状况已持续多年。可以想见,每位大夫平均每天承担的为患者减轻病痛和焦虑的压力。

采访刘忠军之前,查阅了他的有关资料。他很得媒体关注,尽管每次接受采访都执着于一个不变的话题,但由身份决定的角度却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最早是医务工作者,然后是科技创新实践者,最后是全国人大代表,随着这个转变,那个不变的话题开始越深越锐,最早的憧憬渴望逐渐变成了疾呼和呐喊。

是什么让他激情澎湃?

是什么让他执着不倦?

一位儒雅谦逊的骨科权威

骨科办公室兼休息室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采访时正赶上饭点,年轻的医生为记者端上来盒饭和自煎咖啡,大家边吃边聊,一问方知,去年骨科作了7500例手术,几乎每天几十台的数量,有时晚上要做到八九点钟。平时手术时,这些外科大夫没时间吃饭,就站在手术室外间果腹,吃盒饭是老常态,也是新常态。

与刘忠军刚刚认识,还来不及了解他的内心,去年底《健康报》医学论坛上的一篇文章帮了大忙,那是他撰写

我梦想有一天……

——专访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刘忠军

的,题目为《学科发展底气从何而来》,文中写到了外科医生的担当,学术带头人的责任,还写出已经功成名就的骨科专家内心的柔软和一闪而过的脆弱。

“我经历过在讲课中被值夜医生叫回医院,处理胸椎肿瘤后3天主动脉破裂出血的病例;还经历过匆匆离开外地会场,一路急行赶回北京,直奔手术室抢救裂椎椎体肿瘤术后10天椎动脉破裂出血的病例……每次都一番苦战。当我们成功将出血止住时,一丝安宁刚刚掠过内心,又开始盘算怎样应对外来的合并症。”

“很多患者就诊时已经失去了治愈的机会,对这些患者的治疗除了尽力延长生存时间外,更多是要考虑生存质量,以及他们在精神和情感方面的诉求。对于这些患者,延长生命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救其生命或许更重要!”

“在为患者治疗的过程中,医生不仅仅依靠医疗技术,而是凭借救危扶困的态度。这些情感因素的参与,非但没有削弱临床治疗的科学性,反而会使治疗方案更加合理和人性化。敢于挑战的医生,必须心怀侧隐之心——他们见不得脊柱肿瘤患者痛苦而绝望的表情,更不能容忍这些患者坐以待毙。”

“作为与脊柱肿瘤打了多年交道的外科医生,我深深地体会到: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便拥有了一切。”

刘忠军的骨科团队在脊柱外科领域有极高的声誉,他们的影响力,还在于用“厚德仁术”浸润了一支具有悲天悯人、人性之光、队伍。有一诗句非常贴切他们的使命感:灯塔的光,就在彼岸,那屹立不变的爱,划破迷雾是最后的救赎……

记者手里有几份病人术后写给刘忠军的信,感激他没有某些专家的冷酷,里面提及最多的一个词是“像亲人一样”。对此,刘忠军淡淡一笑:

“一个医生,对自己要有个基本认

识,即便做到专家了也是一样。我们有内科、外科,外科系统又分骨科、胸外科、普通外科这么多科。我是个医生,但可以看的病能有多少?只是骨科领域的这一点。我搞脊柱外科,对关节等其他好多病也并不熟悉。

医学发展到现在,能治的病又有多少?只能治其中有限的几个病种,而只有少部分效果还不错,还有一些病仍束手无策。你有什么了不起呢?你骄傲不起来,对不对?当你知识获得的越多,就越知道自己这点东西太少;见识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很卑微。”

刘忠军身兼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北医三院骨科主任暨脊柱外科研究所所长等数职,同时还是AO国际脊柱外科学会中国理事会主席、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学会骨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委员,他还担任了一些专业期刊的编委和副主编等职务。

这位骨科界翘楚出生在一个毫无医学背景的家庭,他在北京西直门内就近读完小学、中学,1977年毕业时赶上恢复高考,因喜数学,性格沉稳,老师推荐他报考了北京医学院,学习三年后分配到北医三院工作至今。

当时北医三院的骨科已小有名气,在全国最先开展用手术的方式治疗颈椎病。虽心仪这个科室,但新组建的神经外科更需要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在住院医生阶段,刘忠军把相关学科,如胸外科、骨科、泌尿科、麻醉科等轮转一遍。之后,骨科把他要了回去。后来他分别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学习研修。他说,当年国内的设备、技术、学术水平很低,能看到这个差距,才有动力,特别是学到了很多国外的研究方法和理念,这对后来的专业成长和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转第4版)